

国奉直南口之战

1926年4月至8月，冯玉祥国民军和张作霖奉军、吴佩孚直军在北京以北的南口地区，为争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924年10月，第2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为冯、张两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但都未能履约。在浙奉战争中，吴佩孚又东山再起，组织‘讨贼联军’讨奉。翌年10月，孙传芳联络国民军起兵反奉，并将奉系驱逐出苏、皖两省。国民军第2军邓宝珊部乘机夺取了对山东的统治权，与张宗昌的奉军在泰安发生激战。随后孙岳率国民军第3军配合第2军进攻直隶督办李景林，与李、张的直鲁联军在保定、沧州一带进行混战。同时，冯玉祥为从内部搞垮张作霖，又从奉系内部拉出郭松龄倒戈反奉，而后再战败了李景林，乘机夺取了天津，推进山海关。这时，英、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反对中国革命，又联合起来，共同压制国民军。受其影响，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也结成联盟，共同进攻国民军，出现了奉直联合反攻国民军的局面。为此，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1日辞职下台，将全权交给张之江。

1926年初，张作霖、吴佩孚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了攻势。奉军再度入关，进抵唐山。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李景林率残部举行暴动，接应张宗昌鲁军进占天津。吴佩孚率部沿京汉线北上，集结在保定。此时，国民军第2、第3、第4军将领纷纷率部降吴，使吴的声势复振。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保存力量，除派张树声去奉天见张作霖议和外，又授意部下电请吴佩孚收编本部。但吴对冯已失去信任，坚持冯部必须无条件投降，接受缴械改编。同时，张作霖又以

冯有鼓动郭松龄倒戈之仇，拒绝议和。为此，冯玉祥再度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段祺瑞下台，重新拉出曹锟帮助拉拢直系将领，并让出京畿地盘与直军将领田维勤，国民军开往西北垦边。但吴佩孚仍坚持拒不收编。这样，国民军与奉、直两系就只有戎兵相见了。

4月15日，国民军为了缩短战线，摆脱三面被围的被动局面，主动撤离北京城。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将部队由热河撤回防守多伦；以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守平地泉、丰镇，掩护通往绥远、甘肃的通道。

针对国民军的兵力部署，吴佩孚率直军主力在张宗昌直鲁联军的协助下，担任南口正面的攻坚战；奉军的吴俊升部和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击国民军后背；阎锡山亦派晋军出大同，截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三路围攻将国民军歼灭在塞北草原之野。

但是，直吴与奉张手下的将领却另有打算。一些高级将领对奉、直联手讨伐国民军始终采取保留态度。此时，直军方面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伺机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暗中准备率兵进娘子关，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地盘。奉军方面，李景林因暗中曾支持过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在孙、靳发兵后回师天津，截击入关的奉军。冯玉祥既然与孙、靳、李等有以上默契，遂于5月18日由韩复榘指挥石友三、方振武、徐永昌等部猛攻丰镇、阳高。随后宋哲元也率北路军加入战斗。由于国民军的突然进攻，使奉、直联军措手不及。至30日，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所有。吴佩孚得知这一情况后，始率领刘玉春的卫队旅北上，31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后，即下令免去靳云鹗第1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由吴自兼第1军总司令。6月28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晤后，第二天即令张宗昌将李景林缴械，逼李下野。

张作霖、吴佩孚镇压了内部反侧后，吴佩孚即偕田维勤视察前线，下达总攻击令，限3日攻下怀来以拊南口之首。但田维勤部多系国民军第2、第3军改编，不愿再对国民军弟兄作战，在战场上

经常发生反叛事情。7月12日，田部的陈鼎甲旅突然开到妙峰山，宣布改投冯军。妙峰山是北京西山的一条支脉，山北就是冯军的阵地，陈旅在山南又可以截断门头沟与长辛店的交通。因此，吴、田两人急忙调兵围剿叛部，无力攻击怀来冯军。这一事件刚刚平息下来，田部第4旅的两个团又在清水涧投靠冯军。而吴的另一路主将魏益三，又是郭松龄的旧部，过去曾与冯军合作，现在也不愿为奉、直两系卖命。对于这种情况，吴佩孚也一筹莫展，战事进展甚为迟缓。

张作霖看到这种状况，遂于7月19日起重新调整进攻南口的兵力部署，将正面进攻南口的吴军调到翼侧，由三家店沿永定河进攻国民军第2、第3、第5军残部。南口正面阵地青龙桥，改由奉军和鲁军主攻，并配以邹作华的几个炮兵旅，任命张宗昌为前敌总指挥。同时派奉军主力第3、第4军团共四个军的兵力，在第3军团长张学良的指挥下由南口东侧，经永宁、延庆直插南口背后，向南口展开猛攻。8月14日，奉军第10军于珍部攻下南口。15日，张作霖在通电报捷中说：“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在整个通电报捷的电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军。吴佩孚见到通电甚为恼火。

其实南口也不是奉军攻下来的。在此以前，7月20日吴俊升率部攻占了榆树沟、门头沟，221日又占领多伦。此时阎锡山也配合反攻。在这三面压力之下，冯玉祥为保存实力，决定国民军全部向绥远退却。8月13日，南口冯军全部撤离，而此时奉军的大炮仍不断轰击，直到当地有人来报告时，才停止了炮击。至此，国、奉、直南口之战结束。

8月下旬，阎锡山收复了晋北全部失地，并于25日占领平地泉，为了阻止奉军假道灭虢之举，他请奉、鲁军勿再西进。一面收编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人为晋军，帮助阻击奉军，一面派商震为绥远都统，礼送国民军其他各部撤出绥远。为时四、五个月的北

洋军阀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结束了。

国奉直南口之战，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场大战。这在次战争中，奉、直两系老牌北洋军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以扼制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保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面对奉、直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虽经英勇奋战，但因缺少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终于力不支敌，最后在奉、直、晋的联合围攻下，国民军惨遭失败，退往西北。从此，北方各省便完全陷入奉、直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伐战争

1926 年至 1927 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组织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而进行革命战争。

1925 年至 1926 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直奉两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 年 6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 月 5 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 月

1 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 8 个军,约 10 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 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 1 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 第 2 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 第 3 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 第 4 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 第 5 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 第 6 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 第 7 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 第 8 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 20 万人 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 35 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 5 省,拥有兵力 20 万人。奉系军阀总计兵力 75 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固,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 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 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1926 年初,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3 月 12 日,吴佩孚的附庸、湖南自治省长赵恒惕被逐出长沙,由湖南省防军第 4 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代理省长,宣布拥护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4 月,吴佩孚任命原赵恒惕部师

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率部进攻长沙，唐生智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5月，国民革命军派第7军第8旅和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先期入湘，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初，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了正在向安仁进攻的敌人，并乘胜追击，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7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唐生智的第8军，在金兰寺击溃叶开鑫部。北伐军初战告捷，粉碎了吴佩孚企图打垮唐生智，重占湖南的阴谋，扭转了湖南的战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州、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二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

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遂告结束。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

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 8 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 10 万,会同驻赣部队二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布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1 路攻赣南,以第 2 军第 5 师和第 5 军第 46 团协同独立第 1 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1 路攻赣西,以第 3 军和第 2 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1 路攻赣西北,以第 6 军和第 1 军第 1 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 月 19 日,第 6 军军长程潜命第 19 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 1 军第 1 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 1 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 6 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 24 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 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 2 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 3 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 7 军,在箬溪重创孙军 1 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时,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 6 军进攻永修失利,第 3 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 月 11 日,第 2 军和第 1 军第 2 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 13 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

束后,北伐军第 4 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浙江省省长夏超于 10 月 16 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 1 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 月 29 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 月初,第 7 军再克德安,第 4 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二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 1.5 万人。11 月 8 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 10 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 3 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 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3 师和第 14 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 2 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17 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 3 军。迫使周部第 4 军和第 2 军残部退往长汀。10 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 7 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 14 军第 2 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 4 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莆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 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 2 军第 6 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 1 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 12 月 9 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 1926 年 9 月 17 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

国民联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将吴佩孚和孙传芳打败后，这时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也感到不安起来。11月，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组成“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就任总司令，并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同一天还开会确定了“安国军”的反攻计划：孙传芳从浙江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作战，接防孙传芳在苏北、皖北的地盘，然后分两路进攻鄂东和江西；张作霖的奉军则由京汉线援助吴佩孚。会议结束后，直鲁联军便沿津浦路南下，把势力伸入到苏皖北部。孙传芳将从浙江撤至沪杭、沪宁两线整顿的部队，重新整编为5个方面军及直辖部队，准备以浙江为前进基地，向江西发动进攻。但是，浙江方面的军阀对孙传芳联奉不满，不愿孙的势力控制浙江，内部矛盾重重。12月11日，早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的浙军第3师师长周凤歧，在衢州通电，宣布归顺国民革命军，并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正式就任军长。周凤歧部掩护北伐军攻浙部队集结衢州，经由龙游、兰溪向富阳、杭州推进。浙江省省长陈仪宣布自治。孙传芳闻讯后，恐杭州有失，急派孟昭月第8师，于22日突入杭州，包围宣布自治的省政府，扣押了省长陈仪。这时，在绍兴的第1师遂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9军，派兵守备钱塘江南岸，与孙军夹江相峙。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

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东路北伐军为打破3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3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3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5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和勇敢战斗，使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此，蒋介石深感疑虑和不安。为了排挤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在北伐战争中的领导地位，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企图独享北伐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组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联合中国共产党继续北伐。在此期间，进入河南的奉军5个军约10万人，企图继续南犯以进攻北伐军。为阻止奉军南犯，武汉国民政府令唐生智率国民革命军3个纵队约5万余人，从驻马店地区分路北进。5月中旬，第2纵队占领西平、漯河，第2

纵队于上蔡击败奉军一部。奉军主力约 7 万余人在临颖摆开决战阵势，企图与国民革命军决一雌雄。28 日，唐生智率部攻占临颖后，指挥国民革命军继续向郑县、开封一带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参加北伐作战，率部进军甘、陕后转师东进，5 月 27 日攻克洛阳，6 月 1 日与唐生智部会师于郑县。2 日，唐生智部在冯玉祥部的侧应下，一举又攻占开封，消灭奉军主力大部。此时，奉军南犯的企图已破产，残部败走冀、鲁。不久，吴佩孚率少数卫队逃往四川。7 月 15 日，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在武汉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此，蒋汪合流，共同屠杀和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导致了国共第 1 次合作的失败，北伐战争也因此而夭折。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1927 年 10 月至 12 月，冯玉祥率西北军与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河南的兰封、考城一带地区进行的作战。

1926 年 8 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南口大战失败后，主力部队受到严重损失，重武器丢弃殆尽，尚存 10 余万人向西北方向退却。1927 年夏，冯玉祥占领郑州，开封后，又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形势。张作霖强大的奉军正虎视于北，号称 30 万的张宗昌直鲁联军，盘踞在陇海线上随时可西上。此时，冯玉祥的同盟者国民党正在进行混战，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与唐生智开战；张发奎回师广东向李济深夺权并与黄绍竑开战。因此，蒋介石、李宗仁都在为各自军事集团的利益整军备战，已无力再出兵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摆脱困境，以直隶、京津地盘为饵，争取阎锡山与自己结成同盟，于 9 月初对奉军开战，以解北方之忧，冯部则可集中兵力对付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阎部对奉开战后，初期作战进展顺利。张作霖为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奉军全部兵力于 10 月中旬开始反攻，阎部抵挡不及，至 11 月退守雁门、蔚州、井陉几个关隘，奉军直逼山西境内，太原岌

岌可危。冯玉祥为援助阎锡山保住山西地盘，迎接国民党军北伐，于 10 月中旬兵分 3 路，以第 18 军军长鹿钟麟为右路军总指挥，率第 10、第 18、第 20、第 21、第 27 军，以第 6 军军长韩复榘为中路总指挥，率第 5、第 6 军和骑兵第 2 军，以第 3 军军长孙良诚为左路总指挥，率第 3、第 4 军和左路军左翼第 23、第 26、第 28 军对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展开攻击。由于冯部多系入豫后收编的一些杂牌军，战斗力比较弱，因此，在与直鲁联军的作战中，一开始即陷于不利的境地。10 月 13 日，冯玉祥部与张宗昌部在马牧集交战，开火后不久，冯部左路军左翼刘镇华部即有梅发魁、姜明玉、憨玉珍 3 个师叛投张宗昌。这些叛军截断了陇海交通，使冯部阵线陷于困境，前线各军纷纷溃退至皖北一带。右路军总司令鹿钟麟只好率前卫部队绕道鹿邑、柘城退回开封。直鲁联军在叛军的相助下，连占归德、民权、兰封、考城，前锋直逼开封。冯玉祥为击破当面之敌，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其主力孙良诚的第 3 军和马鸿逵的第 4 军布防于杜良寨、杞县间，将石友三的第 5 军布于杞县城东；鹿钟麟的第 18 军集结于杞县、太康之间，刘镇华剩余的 5 个师布防于考城，以防御张部刘志陆的第 13 军、潘鸿钧的第 24 军和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向归德以东迂回袭扰敌人的后路；韩复榘的第 6 军和孙连仲的两个师集结于开封、郑州一带为总预备队。10 月 23 日，张宗昌部沿陇海铁路西进，与冯部守备部队在正面发生激战。26 日起，自黄河南岸至杞县 100 公里的战线上，冯、张两部主力展开全面决战，战斗异常激烈，短兵相接，昼战夜夺。27 日，韩复榘军投入主战场进行作战，30 日拂晓与石友三军并力进击，一举攻破直鲁联军在杨固集的阵地防线。11 月 1 日，孙良诚军攻克兰封，铁路正面之敌也被击溃。2 日，孙军又进占内黄。3 日，分头向归德、考城追击溃敌。5 日，韩复榘军和庞炳勋军攻占归德。6 日，石友三军追逾马牧集；鹿钟麟军回兵归德。包围考城的刘志陆军、潘鸿均军等，直鲁联军见势不妙，仓皇退走。冯部各路军乘胜截击，俘直鲁联军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另缴钢甲火车 5 列、大炮 40 余门。

是役，为冯部出潼关以来俘获最多的一次大胜仗。

兰封之战结束后，张宗昌为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定在何应钦率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未渡淮河前，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宗昌坐镇徐州，以鲁军首领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以第 13 军军长刘志陆为右路总指挥，率第 13、第 18、第 19、第 21、第 22、第 24 军和第 1、第 2、第 3 挺进军，共 5 万余人由城武、单县进攻考城，直取开封；以第 6 军军长徐源泉为中路总指挥，率第 4、第 5、第 6、第 7、第 15 军，共 5 万余人沿陇海路正面向西推进；以第 2 军军长张敬尧为左路总指挥，率第 2、第 8、第 26、第 30、第 32 军，共约 3 万余人由夏邑向杞县、太康挺进。

冯玉祥为防御直鲁联军的进攻，在兰封大捷后，即把出击到归德、砀山的部队撤回，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将孙良诚的左路军集结于兰封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将石友三部防守杞县东北地区；鹿钟麟部除留少数部队守防归德外，主力撤到太康、杞县待命；韩复榘部控制郑州一带；为加强防御力量又调刘汝明部出潼关东进，警备陇海路沿线。

11 月 16 日，张部刘志陆率军首先向驻考城的冯部刘镇华军发动进攻。激战 3 日，刘镇华军撤退至考城西瓜营一线，刘志陆率部继续西追，攻势甚猛，形成孤军冒进之势。但此时徐源泉、张敬尧两路因在兰封之战中曾受重创，均畏战不敢急进，这就为冯玉祥各个击破直鲁联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冯首先严令刘镇华、马鸿逵两部在正面顶住刘志陆右路军的猛烈攻势；然后以孙良诚军的吉鸿昌师，向考城以北迂回攻击；以梁冠英师由定陶切断直鲁联军的后方联络线。24 日，孙良诚开始攻击，将刘志陆部包围于考城一带，经 5 天激战攻克考城，击毙其第 24 军军长潘鸿钧，俘旅长以上军官 4 人及官兵 2 万余人，缴获枪万余支。孙军乘胜直追，又攻克菏泽、单县，将直鲁联军第 2 挺进军围困于曹县。至 1928 年 1 月 19 日，攻克曹县，挺进军军长、原叛军师长姜明玉自杀。

在此期间，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各部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

进攻。至 12 月 1 日,韩复榘部占领碭山,3 日进迫徐州城下,占领陇海车站,切断了津浦路,将张宗昌、孙传芳部围困于徐州城内。石友三、鹿钟麟、庞炳勋等军也先后到达徐州外围的卧牛山、二十里铺、三堡车站。这时,何应钦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1 集团军也临近徐州。为迎接沿津浦路北上的何应钦中央军,冯玉祥抽调刘汝明军迅速肃清陇海线的土匪,同时又令各军沿途策应何部入徐作战。12 月 14 日,何部第 1 集团军第 1 军团赶到徐州外围,与冯部会合。何、冯即率部分路向孙传芳、张宗昌守徐州的部队进行攻击。激战两昼夜,于 16 日晚孙、张率残部北逃,徐州克复。至此,冯玉祥与张宗昌的兰封、考城之战遂告结束。

冯玉祥与张宗昌的兰、考之战,是西北军与奉系中的直鲁联军进行的最大一次决战。在这次大战中,冯玉祥以劣胜优,以少胜多,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作战胜利的主动权,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一是能够纵观全局,结盟御敌,调动阎锡山从北面与奉军作战,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避免了两面受敌作战的困境,转而集中兵力对付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使其较好地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二是在指挥作战中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灵活用兵。当马牧集初战失利后,及时调整兵力部署,缩短战线,集中主要兵力与正面战场,采取一路突入、四面围攻的战法,取得了兰封大捷,挫败了敌进攻的锐势并给敌以重创,为以后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三是把握住有利战机,谋形造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直鲁联军。在考城之战中,针对敌刘志陆部孤军冒进的情况,采用攻放结合、前后夹击的战法,将敌主力围困于考城一带,为最后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宗昌在是役中先胜后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战前谋事不足,各路协调不够统一,形成一路孤军冒进,被冯就抓住战机,各个击破,导致最后失败。

龙潭之战

1927年8月下旬，直系军阀孙传芳乘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对峙之机，为夺回在北伐战争中失去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与国民党政府军在京沪路的龙潭车站附近进行的一次大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蒋记的“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这时，北方仍有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和退守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余武装。由于在江南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在中国又出现了南京、武汉、北京三权鼎立的形势。但是，由于北伐战争的沉重打击，北方的奉系军阀处于守势，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争斗。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并令其由郑州回师武汉，会同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准备东征讨蒋。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在积极整军备战，把在鲁南的桂系第7军李宗仁部调回安庆、芜湖之间准备对付沿长江东下的张发奎部和唐生智军。令设在南京的海军第2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队担任镇江至南京的江防任务，封锁了长江上游的马当、华阳、东流、安庆等处，昼夜巡梭。

7月15日，汪精卫又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新、老军阀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但蒋、汪之间的权利之争仍非常激烈。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的极力反对，蒋介石于8月14日被迫下野，宁方也坚决要求汪精卫下野。此时，败投奉系的孙传芳则趁机组织安国军，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图谋恢复江浙地盘，准备向国民党军发动反攻。孙传芳部下辖5军，在夺取徐州后，兵分3路准备再渡长江，继续向南进军。与此同时，奉系东北舰队“海圻”、“肇和”、“威海”等大型舰船，搭载飞机及兵员自青岛南下，以牵制国民党军驻在长江下游的兵力，配合孙传芳的安国军渡江作战。

孙传芳大军临近长江北岸后，面对大江前横，难以飞渡，制定的渡江作战计划非常慎重和秘密，渡江地点的选择，以在龙潭车站对江偏东的大河口为主要抢渡地点，以浦口和扬州二处为次要渡江地点，另设镇江、下关等几处地点实行佯动，以吸引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为抢渡长江，围攻南京创造条件。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孙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同汉方合作，遂放弃了要汪精卫下野的要求，并派桂系将领胡宗铎前往武汉，迎请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南京办公。由于宁方妥协，汉方响应，宁、汉合作成功。8月2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汉方要员前往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商，并电请宁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要员前去参加会议。李宗仁遂于22日乘“浚蜀”号兵舰到九江赴会。两北军冯玉祥派代表刘骥也参加了会议，协商宁、汉统一合作大计。会议作出两项决定：第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宁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第二，武汉东征军，以程潜的第6军开往南京以西，协助李宗仁的第7军作战；第12军的陈嘉祐由江西进入安徽，会同刘兴的36军、何键的35军向安徽北部出击，协助宁方肃清津浦线南部之敌。

在此期间，张宗昌由山东到北京，用孙传芳部南下的胜利诱惑张作霖出师南征，张作霖接受了张宗昌的建议，决定在北、中、南3方面同时展开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在河北威迫阎锡山部；在河南进攻冯玉祥部；在津浦线，由孙传芳全权指挥，奋力南进，并派渤海舰队南下，助攻吴淞口，以壮孙部渡江声威。8月18日，孙传芳下令进入浦口的炮兵向对岸的海军舰船开炮，并对狮子山炮台猛轰，实施佯攻，以牵制对岸海军，调动蒋、桂军队，实则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在大河口强渡。对岸舰炮进行还击，双方炮战历1小时左右始息，随后，孙军一部循运河南下，布兵于扬州、仪征之间。浦口炮战，揭开了龙潭之战的序幕。

8月24日，孙传芳根据蒋、桂军兵力部署尚未就绪，南京城兵力空虚，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九江开会的有利时机，部署了渡江作战